

作家评传的新镜鉴

——读陈兰村《蒋风评传》

魏雪,全展

(荆楚理工学院,湖北荆门448000)

摘要:陈兰村的《蒋风评传》堪称中国作家评传的新镜鉴。作者据自己对老同事传主的观察了解、采访对话,心灵相契,“评”“传”结合,真正写活了传主鲜明丰富的个性。这种在场者、亲历者身份,这种“一个人和一部儿童文学史”的视角和写法,使得作品既具有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又具有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

关键词:《蒋风评传》;史料价值;学术价值;思想价值;文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16)04-0024-04

在众多的中国作家评传中,陈兰村教授的《蒋风评传》^[1]别具一格,堪称一部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评传。以往评传写作大多有三种路数:一是以“评”为主,如梁启超的《王荆公评传》,余三定、周森龙主编的《何建明评传》;一是以“传”为主,如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叶开的《莫言评传》;更多的是“评”“传”结合,如朱东润的《杜甫叙论》、於可训的《王蒙传论》等。

《蒋风评传》基本遵循“以传为主,评从传出”“评传结合”的原则,在搜集、整理大量相关史料的基础上,依照时间顺序,以作家的生平经历为经,以作家的儿童文学活动及其取得的成就为纬,真实再现了传主对儿童文学事业的执着追求及其卓越贡献。

传记在“引子”之后,分为“第一章 童年在金华(1925—1936)”“第二章 战时中学(1937—1942)”“第三章 流亡大学生(1942—1948)”“第四章 走上‘光荣的荆棘路’(1949—1976)”“第五章 研究成果冒出来了(1977—1983)”“第六章 四年大学校长(1984—1987)”“第七章 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1988—1994)”“第八章 发挥余热头十年(1995—2004)”“第九章 夕阳正红(2005—2009)”“第十章 明天的梦(2009—)”等,全面展现了作为一个“人”的蒋风和作为一个“儿童文学家”的蒋风80余年生命历程中的人生抉择、文学创造、独特个性以及成功秘密。

作为著名的传记文学史家/教育家的陈兰村,将蒋风定性为著名的儿童文学教育家、理论家、组织活

动家,据自己对老同事传主的观察了解、采访对话,心灵相契,“评”“传”结合,真正写活了传主鲜明丰富的个性。这种在场者、亲历者身份,这种“一个人和一部儿童文学史”的视角和写法,使得作品既具有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又具有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

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作者写作这本评传时,与传主已是相识相交48年的老同事,且数度成为邻居,兼有熟悉情况与采访之便利。传主涉及儿童文学的外事活动,有时作者也参与其间。他阅读了传主的全部著作以及与传主有关的许多资料,与传主经常散步聊天、多次访谈,并采访了传主妻子以及其他知情人,特别是传主的众多同事、学生,得到了许多第一手甚至独家材料。这些精心收集的材料,史实准确,扎实可靠,涉及传主生平的方方面面,如时代背景、家族身世、生活经历、成就挫折、思想境界、立场观点、人生态度、喜怒哀乐、习惯爱好、婚姻家庭、社会交往特别是与国内同行丰子恺、陈伯吹、叶君健、金近、圣野、任溶溶、鲁兵、洪汛涛、柯岩等儿童文学大家的交往等。评传披露出的许多史料,紧紧抓住蒋风多侧面的史相与人相的关联,也重视他一以贯之的精神线索,包括传主对儿童文学的痴心不改,对儿童文学研究学科的巨大贡献以及获得的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都在文化积累上有着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

作者自谓“蒋风的历史,就像一部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史”^[1]。诚哉信然。陈兰村在传记写作中具有明确的文学史意识,同时,从方法论的意义上,也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当代儿童文学史的新视角。这就是通过作为卓越的儿童文学家蒋风的个案研究,去探究传主对儿童文学的执着精神,总结和创造儿童文学爱好者的共同精神财富。传主长达80余年(至今健在)的漫长人生,一直葆有一颗童心。他的名字、他的学术活动总是与“儿童文学”四个字结合在一起。他很珍惜时间,他的时间和金钱,都不是特别富裕,但对于帮助他人、用于儿童文学有关的事情上,他付出时间和金钱又是十分大方的。童心意味着身上总是流淌着很新鲜的血液,这让他到老年还保持着天真活泼的想象力和生命力。这部评传为我们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传主众多的人生故事,他曾为儿童文学做出很大贡献,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1978年,第一个在高校恢复儿童文学课,并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儿童文学研究机构——浙江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室(即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前身)。1979年,在全国大学中第一个招收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而此时的蒋风还是一名讲师。此后,经蒋风教授精心指导的研究生如吴其南、王泉根、汤锐、方卫平以及汤素兰、韩进等,其中大部分已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的第四代领头人。特别是王泉根大名鼎鼎,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终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号称中国第一位儿童文学博士生导师。而方卫平则从33岁就破格越级从讲师直接晋升为教授,由他领衔的浙师大儿童文学学科已逐步形成了一个“可能的研究学派”。1982年,蒋风撰写并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儿童文学概论》。1987年,被国际儿童文学学会吸收为第一名中国籍会员;主编出版了第一部中国儿童文学史《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最系统的大型儿童文学工具书《世界儿童文学事典》。1994年离休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间儿童文学机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免费招收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1995年起自费印发《儿童文学信息》报达14年之久,坚持至今。1998年,被国际格林奖评委会聘为唯一的中国籍评委。2007年,历经20年四处奔走呼吁,他不懈努力,终于成功创建中国的国际儿童文学馆,为全国近四亿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做出了新的贡献。

鉴于他对儿童文学研究的杰出贡献,蒋风还多次获得国内外儿童文学界的众多荣誉,如2003年第六

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他接受了国家领导人的授奖和中央电视台少儿节目主持人的现场采访;2006年在韩国获得第二届世界儿童文学大会暨第八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唯一一个儿童文学理论贡献奖。在这本评传出版后的次年,2011年蒋风在日本荣获国际格林奖,成为该奖项第13届获奖人,也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当然这是后话,但可看出传主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和世界影响。

思想价值:评传“知人论世”,叙写了蒋风持之以恒、不断做“梦”不断圆“梦”的非凡经历。蒋风喜欢把自己的大至理想、小至一般的心愿,都说成是“梦”。他说:“有梦最美,因为有梦往往就有希望相随。”可以说,蒋风的词汇里“梦”就是希望、心愿、理想等的代名词。“梦”的多维含义还在于:以传主而言,既是传主心灵深处永不熄灭的理想之光,又是现实境况百味杂陈的真实写照;以作者而言,它也是评传切入视角和构思的一大亮点。蒋风——一个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流亡大学学畜牧兽医、农业经济的人,日后成为引人瞩目的具有国际影响的儿童文学专家;而1984年他59岁之时,从一个普通教师被直接任命为浙江师范学院院长,这些本身就具有传奇色彩。传主传奇性的背后无疑折射着精神性,作品做了全面系统的展现。

在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少年蒋风便有三个“梦想”:第一是当记者,第二是当诗人或作家,第三是当教授。这样的梦想尽管是在朦胧中孕育,但这恰像给蒋风少年时代的心灵加了油,以后一旦遇到合适的气候和机遇,他就会插上梦想的翅膀飞起来。在1942—1948年的动荡年代,本是流亡大学生的蒋风,却成了暨南大学的青年诗人。尤其是一首童话诗《落水的鸭子》的发表,成为他走上儿童文学道路的开端。1947年他大学毕业后拿到《申报》聘书时,确实也为实现少年时代就追寻的第一个梦想而高兴了一阵子。当有一天他从《申报》读到一则消息,三个愚昧无知的孩子读了剑侠神怪的连环画后,偷偷逃出家门,结伴去峨眉山求仙学道,最后跳崖“升天”,以致粉身碎骨,他的整个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加上他小时候就受到母亲和斯紫辉等老师的教诲,在心中培育了爱心,从此便有了要投身儿童文学事业的想法。新中国成立后,他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初期在金华师范学校开设儿童文学课,1956年起便先后在老浙江师范学

院(杭州大学前身)、新浙江师范学院(后来更名的浙江师范大学)等院校教书,长期开设儿童文学课程。作为新中国第一批走上儿童文学讲坛的拓荒者之一,在儿童文学这条光荣的荆棘路上,蒋风成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他深知“儿童文学是人类最有希望的事业”,并表示“我愿为它贡献毕生的心血”。

评传集中再现了传主新时期以来“奏响自己的命运交响曲”的动人旋律,走向世界,不断扩大儿童文学研究的对外开放与交流,开创和改写了中国儿童文学历史的诸多“第一”的全新贡献。著者将蒋风的儿童文学研究,概括为三个特点:一是博采中西,自成一派;二是经世致用,走向儿童;三是重史研究,创新传统。我们知道,一个作家的作品与他成长的环境有关系,一个人童年的环境决定了他写什么样的作品。由最初的儿童文学创作,到新中国成立后教学工作的需要,蒋风放弃了创作而把兴趣和精力转移到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上来,尽管遇到不少荆棘,但他不改初衷,依然前行。作者在其童年叙事的基础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蒋风这所有的学术活动里,都可以看到故乡金华学派的学术因子的无形影响。”

《蒋风评传》不仅写出传主发奋图强、挑战命运、不断创新的生平经历,而且对传主的顽强个性做出了精到的解释:“蒋风是位勇于把握自己命运的人。”这种渗透了自己的情感认识的学理思考无疑发人深思。“司马迁在《史记》中突出地写了敢于向命运挑战的两种人:一种是面对际遇,敢于抓住不放的人;还有一种是面对挫折,敢于发愤图强的人。”作者认为蒋风就是这样勇于把握自己命运的人。尤其是他在几次遭受挫折时,他总是积极面对,不向命运弯腰,终于走出困境,取得成功。陈兰村长期从事传记文学研究且有多种史论著作及作品评析(《中国古典传记论稿》《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中国古代名人自传选》《中外优秀传记选读》等)问世,在谈论传主生平事迹时,他常不时恰到好处地引述古代和现代传记名家的言谈举止,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郁达夫日记、朱东润自传等。如此一来,各自孤立的传记事实,经过联想比较,信手拈来,呈现出新的思想意义,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这种对话意识的自觉,自然把传主与传外的人联系起来,让作者—传主—读者三方面的精神沟通,意味深长又发人深思,颇具启迪性。

文学价值:朱东润在《论传记文学》一文中指出:“评传是传记文学的支流。”^[2]评传作为传记文学的一种,亦应自觉遵循传记文学的审美规范和价值尺度,力求传记作品的真实生动。如传记文学大师莫洛亚所言,既“务求其真”,又“力求其美”,将磐石一般稳固的“真实”与彩虹一样轻灵的“个性”结合得浑然一体^[3]。如朱东润先生所说,“传记文学是史,同时也是文学;因为是史,所以必须注意到史料的运用;因为是文学,所以也必须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4]。真实性、学术性、思想性与文学性水乳交融,当是作家评传孜孜追求的最高境界。陈兰村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努力难能可贵。

早在1982年,陈兰村在复旦大学便曾亲炙朱东润的传记文学专题课。这本《蒋风评传》承续了《杜甫叙论》以传为纵、以论为横的“评传”体例,精心构思,形象鲜明,语言流畅,可读性强。作者笔锋常带感情,善于用活泼而又严谨的文学语言来介绍和分析蒋风的生活和儿童文学的研究,尤其是将不易写得生动的时代背景的评述、传主一系列科研活动与研究成果的评述,写得妙趣横生,体现出深厚的文学功力。通过文学性的描述,来表现科学性的态度,也可以说是这部评传的一个特色。

作家传记的作者多为专业文学工作者,许多人就是研究某一作家的专门家,如朱东润研究陆游,周汝昌研究曹雪芹,钱理群研究周作人,田本相研究曹禺,陈丹晨研究巴金,桑逢康研究胡适,黄忠晶研究萨特……因此学者董炳月将作家传记定义为“生命与生命的对话”,认为“作家传记是作者对自己意识到的文学内容和历史内容的富于魅力的传达。在这一过程中,对话意识的自觉和价值观念的独立至关重要”^[5]。陈兰村创新了评传独有的时空形式,在许多章节涉及传主人生的转折点或关键时刻,评传开头都用一段独立的文字画龙点睛。或引用传主作品、传达传主的心声,如“调入新浙江师院”一节开头:“诗人说:‘瞳孔慵散于单调的画板,不知画师何时来涂上色彩。’/等待是不会开花结果的,做一个勤奋的画师吧!把慵散的瞳孔聚焦于画板,就会出现色彩斑斓的画幅。”或表述作者采访感想、阅读思绪,如“走上光荣的荆棘路”一章开头:“蒋风后来的儿童文学研究成果,不是靠突击出来,而是长期积累形成的。他像一个体育运动员,平时就积极锻炼身体,一旦要报名参加选拔,有了

机会,成绩就会显露出来。”或引用古人时贤言论,增益理解,如:“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如方卫平说“对历史的透视将为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现实提供某种可能性,至少在主观上,我们对现实的考察应该力求保持一种历史的纵深感”。这些优美的文字,充满着哲理思考,犹如散落的珍珠,镶嵌在整本传记的章节之中,统摄全篇,格外引人注目。从而形成作者与传主真诚的心灵对话、作者与读者真诚的心灵对话。

在我们的印象里,传记文学研究家中,只有朱东润、杨正润、赵白生、郭久麟、李祥年等教授学者写过传记。陈兰村教授这次显然是有意对传记写作做一尝试,他觉得自己只研究传记而没有写过传记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在《蒋风评传》中,作者将描述、引证、议论巧妙剪裁、穿插融合,颇有引人入胜之妙。即如“引子”首段,刻画传主的形象便富于文学性:

在浙江师范大学的校园和教工住宿的丽泽花园小区,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位灰白头发高个子的老教授。从年轻时到年过八十,他一直腰背挺拔,一米八一的个子到了老年仍没有矮下去,走起路来步履轻快,精神抖擞。年轻时,头发浓密乌黑,晚年头发灰白,但没有脱发。与高个子的身体比例相称,他的脸也是长形的。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眼睛不大,但总是透露出睿智的光芒,使见到他的人容易觉察到这是一位有学者风度的长者。

类似这样的描述在评传中随处可见。总之,评传刻画或评论人物时形神毕现,惟妙惟肖,叙述事件时加上大量丰富的传料细节呈现,使得这本评传成为学者书写传记的一次成功尝试和优秀文本。

《蒋风评传》注重普及性与学术性相结合,真实性与文学性相结合,传奇性与精神性相结合,较充分地把握了传主的灵魂,在历史语境中叙述、评价传主

的成就与局限,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个案,堪称作家评传的新镜鉴。尤其是触摸传主的人生历程时,我们总能深切体味到,作者对传主的成长有一种理性的、充满人情味的体察,这是最为动人的地方。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在众多的当代作家传记中,《蒋风评传》无愧为一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

但我们仍有不够满足的地方。如同众多作家传存在的问题一样,陈兰村教授也未能完全摆脱来自自我和来自外部世界的双重困扰,从而以独立的生命个体面对传主、“俯视”传主。作者与传主虽贵为相交48年的老同事,但还是仰视多于平视,主体性发挥不够。一个突出的地方在于,“评传”之“评”的部分,虽说也有类似评论传主散文集《未圆的梦》“有思索”“有感情”“有童趣”“有文采”等真知灼见的部分,但大多采用他人已有的现成的评论,尽量减少个人的主观判断。这或许有材料真实丰厚的长处,但作者个人独特的见地却稍嫌少了一些。不过,作为读者,我们真诚感谢作者用“写生传神的大手笔”“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来艺术地真实地再现传主的生平与个性,也期待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6]来评判传主在历史上的地位。

参考文献:

- [1]陈兰村.蒋风评传[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 [2]朱东润.论传记文学[J].复旦学报,1980(3):5-10.
- [3]罗新璋.莫洛亚研究[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20.
- [4]朱东润.陆游传[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1.
- [5]董炳月.从几部现代作家传记谈“作家传记”观念[J].文学评论,1992,(1):133-142.
- [6]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M]//胡适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167.

(责任编辑:王秀坤)

